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二十六



紹熙元年

上孝宗皇帝第二子也母曰成穆皇后郭氏以紹興

光宗

十七年九月四日生上于潘邸以成穆生四男長曰鄧王愔即莊文

太子是也次曰慶王愔次恭王即上也次子而天追賜名恪贈使

相封邵王二十年上生四歲矣二十一授左監門衛率府副率二十年

二月轉蔡州刺史三十二年九月封恭王於是十六歲矣孝宗受禪

乾道元年立鄧王為皇太子二年七月詔皇太子男皇嫡孫賜名挺

除福州觀察使封榮國公恭王三皇孫賜名挺除左千牛衛大將軍

三年七月薨諡曰莊文六月六月以知樞密院府為莊文太子

外第命且公挺與錢妃自東京徙居焉七月乙巳太史奏是夜四

更後東北方火星順行在木星西南伯各不及一度占二不火合

宿主冊太子當有赦時實允文獨相八月庚戌孝宗御垂拱殿允文

乞留班奏事二省樞密院進呈文字吃政下殿孝宗宣諭又遣

使祈請陵寢事允文一一奏畢復上齋心今日治吉有一

一彗之威冒萬死河東元

一年後必建立儲貳以世之統以係匹

家治亂安危之機無大於此故曰太子國之本也國本正而萬事理

況今日聖志已定將大有為於天下若一旦虜敗明運兵兩注以飛

必須順動監國撫軍誰任其責臨事之變倉猝議之當有不如人意

歟又陛下在位將十年而元良虛位中外士夫共懷憂疑往往畏

死不肯啓口開陳爾臣蒙陛下大恩付以心腹之託使定其計今日

之事無大於此無急於此日者木火合宿太史奏以為當冊太子天

心仁愛陛下昭示休祥願陛下上順天心下從人望早出睿斷孝宗

欣然云朕又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既正人心易驕便自縱逸

不勤於學浸有失德不可不慮更欲令練歷世務通知古今庶幾

無後悔爾允文奏云臣平日竊觀陛下至孝至篤豈不以宗社為念

聖慮最遠豈不以儲副為急所以遲遲至今亦必有說今蒙宣諭益

有以見陛下重惜神器封植國本為萬萬年之永畜天下幸甚然臣

之愚以謂此事不過審擇官官使日聞正言日行正道真積力久自

文請

木火

光宗 紹熙元年

官其所成就必遠過於外處潛邸孝宗曰丞相言極是但此事却有少遷次非久於選德殿名獨與丞相議之允文即奏云臣以愚忠所迫昧死有請敢意陛下遠賜察納臣無任感天荷聖之至容臣再拜謝恩謝訖復奏云此事願陛下早留聖念孝宗云甚好甚好不過旬日間二十五日壬申允文朝殿奏事至下馬處中使傳旨令右相留班孝宗以邊事一一宣諭允文奏對訖復奏云臣比者輒以早建東宮事有請陛下欣然即賜開納今已踰旬日未準處分臣實憂懼孝宗曰此事已決偶數日來多事未及與卿商量允文援唐太宗事力以為請孝宗曰朕見唐太宗用兵取天下心甚敬之至議立太子乃引佩刀自決亦未嘗不笑之蓋處置家事何用如此今秋事向晚冬初又虜使來有一番禮數若於郊禮時或前或後降指揮如何允文奏云聖志果定以郊天慶成日降指揮甚好蓋日南至天正也孝宗云當用此日十一月辛巳大駕至郊壇齋於青城是日午宰執奏事有旨令右相留班孝宗宣諭云立太子事朕但欲與丞相議爾如何允文奏云此陛下家事臣不當與臣記得太宗皇帝淳化末年召寇准以可川既入對太宗曰東宮未立如何准對曰此事問內

問大臣亦不可問中貴人亦不可惟陛下獨斷乃可耳太宗曰可乎准對曰知子莫若父陛下若以為可願早降處分乃立真宗臣嘗讀國史太宗八子真宗第三觀準所對曲折之間但欲自太宗發之耳太宗英斷一發千百世無有議之者此臣卷卷之忠獨有望於陛下也孝宗云今郊天後先欲加上兩宮尊號立太子可用春初允文奏云臣謹奉詔願陛下更無改易孝宗云只候兩宮禮畢便降旨揮又微笑云朕家好事數件皆是丞相做了允文頓首謝七年正月丙子朔太上皇帝壽聖皇后受冊寶禮畢庚辰允文奏事紫宸殿乞留班奏云今兩宮冊寶禮成立太子指揮乞早賜處分孝宗曰丞相留意此事如此朕欲以中春上旬擇日行禮非久於內殿更與卿議之又有少說朕欲立太子後餘一親王便欲令出鎮外藩不知本朝有何典故允文奏曰陛下止有兩大王若立一王為太子一王自留王邸侍陛下左右本朝亦無似此典故孝宗云朕之慮甚遠卿可於唐以前子細密加討論允文奉旨而退戊子進呈二月壬子晚朝孝宗御選德殿以立皇太子御札宣示大臣允文等奏元良天下大本陛下獨出睿斷為天下得人各再拜賀孝宗曰前世人主多以此為

謀敗甚不取國有儲副自古以然何諱之有允文曰唐太宗號英主至此乃不能自決猶引佩刀以自向孝宗曰朕常笑之雉奴仁懦太宗既知之矣卒不能奪以基禍亂皇太子朕觀之熟矣他日親馭戎輅以撫六師監國之任不及今早定何以繫天下心允文奏臣等受詔未敢行出恭俟來日集百官宣布孝宗曰善是夕鎖學士院癸丑降詔內出麻制皇第三子恭王御名立為皇太子皇子慶王愷判寧國府進封魏王二月丁酉上受冊四月庚午御筆皇太子宜領臨安府尹蓋欲試以民事也九年二月榮國公挺薨莊文太子之子四月上解府尹事淳熙元年魏王自寧國府改判明州七年二月魏王薨謚惠憲他日孝宗謂右丞相趙雄曰太子資質極美但尚少學問耳每遣人來問安朕必戒之云且語太子切湏留意學問十四年十月高宗皇帝崩先是孝宗已有禪意嘗命有司葺都亭驛其制侔德壽宮既而以天下不可奉三宮乃緩其事十一月己亥手詔皇太子可令參決庶務右丞相周必大奏乞創議事堂於是詔以內東門司改為之十五年正月乙巳詔每遇朝殿令皇太子侍立十六年正月甲午皇孫柄封嘉國公魏惠憲王子也惠憲皇兄慶王愷己亥周必大

進左相留正右相丙午皇太后遷慈福宮春坊姜特立見必大問曰宮中人人知上元後舉行典禮今悄然何也必大謝曰此非外廷所敢與聞特立不悅而退罷特立在紹熙元年己未詔德壽宮改為重華宮後又改慈福又改慈壽二月壬戌內降禪詔皇太子可即皇帝位宣詔訖百官入班殿庭百官稱賀畢孝宗移居重華宮本末互見

淳熙十六年○立妃李氏為皇后后父道拜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謚忠毅先是道為湖北帥有九宮山張真牧至其第道命諸女拜之其中女慈懿右也真牧見之驚曰此天下人母我奈何受其拜邪人皆以為狂道心獨喜孝宗在潛邸聞是語即為上聘之時莊文太子錢妃之妹同選入宮中外皆心擬錢氏而后定選隆興二年封榮國夫人郊禮成進封定國乾道七年王為皇太子立為太子妃至是正位號卒如張真牧之言云○詔以生日為重明節○秘書郎兼權吏部郎官鄭湜因轉對奏言民力之困莫甚於此時蓋所取者皆祖宗時所未嘗有而作俑於後來所用者皆循習承平積弊而不量今日之事力願先以清心寡欲躬自節儉為本然後明詔大臣裁度經費除奉宗廟事兩宮給兵費之外一切量事裁酌惟正之供濫恩橫例

紹熙元年

沈清

周必

相

減月

留正

羅

皆釐正之然後使版曹會一歲之入擇諸路監司之變民而曉財賦者使之稽考調度蠲其煩重以寬民力疏既出右丞相留正乃命中司版曹檢正都司置局同共稽攷先是壽皇初左藏封樁庫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為名撥入內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而有司不敢執也是時提為勅令所刪定官因轉對為壽聖言之至是又以為言然竟未聞有所施行云○左補闕薛叔似遷將作監右拾遺許及之遷軍器監先是淳熙十五年壽皇從林栗之請復置遺補官以命叔似及之上即位二人既遷併與其官發之○二月秘書監丞沈清臣罷上初即位清臣自國子監丞遷秘書丞羅點薦為言事官不果用俄而為范處義論罷之初主管台州崇道觀繼又降一官清臣臨安人淳熙十五年因轉對歷詆時相者也○五月左丞相周必大罷必大與留正並相議論素不合上受禪必大已有罷意時羅點以奉常兼修注上密遣訪可為言事官者點薦葉適等八人皆意向與必大類者由是不果用於是左諫議大夫謝諤遷御史中丞權兵部侍郎何澹除右諫議大夫澹初與必大厚為司業二年不遷正既相白用澹為祭酒故德正而

怨必大至是首上疏攻必大必大求去再請而遂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諤以不論列必大改權工部尚書會知滁州范處義除殿中侍御史必大方擬解除職典藩之命澹又論之處義亦助其說於是雜學士出守泉州○先是呂頤浩初月椿錢大為民害高宗嘗諭秦檜令盡罷之未果乾淳間始減廣德桂陽軍萬二千餘緡上登極以月椿錢有數額太重去處令臺諫侍從同戶部長貳詳悉措畫聞奏當議斟酌施行以寬民力尋用吏部尚書顏師魯等奏再減江浙諸郡月椿錢十六萬五千緡有奇云○是年紹熙元年春二月御史劉光祖取御史臺格摘其關於中外臣僚握兵將帥后戚內侍與夫禮樂訛雜風俗奢僭之事凡二十條奏乞付下報行令知謹恪上從之○是春右丞相留正因奏事密以建儲為請上謙遜未皇也於是皇子封嘉王矣逾月正復以為言上曰少徐議之○上之受禪也姜特立誰熙載皆以春坊舊人得幸頗用事自周必大罷左揆久虛而亞參亦闕時特立知閣門事忽見右丞相留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而葉張二尚書中擇一人執政二書孰先正不答明日以特立之語於上前奏之且論其招權納賄之狀上大怒罷特立閣

光宗 紹熙元年

龍劉  
光祖  
言代

何港  
祖祥  
光祖

說論  
婦分

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夏五月御崇政殿賜余復以下五百五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新進士廷射始於淳熙二年壽皇嘗論大臣欲令文士能射武臣知詩書於是壽皇特御射殿引詹曠以下按射翌日引第五甲及特奏名皆具欄笏起居易戎服以射正奏名中的中帖上塚者推恩有差特奏名五等人射合格者與文學其他例賜束帛凡用絹三千匹云是科丞相留正奏言射以觀德既不合格而復賜帛則似無謂此例可削去亦省費之一端也上從之。○上受禪推恩潛藩舉人其恭榮二郡皆在蜀中時京鐘為蜀帥乃命二舉終場不改名人並特赴類省試倍省額三十二人而取一人二州共得二十六人議者以為濫因請廷試入第四等以前者並賜筆餘但文學出身云。○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出為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先是光祖自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召對除軍器少監何澹澹時以兵部侍郎出使使還除右諫議大夫澹首劾左丞相周必大罷之光祖與澹舊在館中相厚善嘗過澹澹曰近日之事可謂犯不韙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光祖有短見近歲一宰相去位所引之士斥逐殆盡班列為之一空周相之門多佳士安得如許人代之時姜特立譙熙載以

春坊舊人頗用事光祖弄人語澹曰曾龍之事不可再也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光祖曰然既而澹引光祖入便閣有數客在焉光祖顧視則皆姜譙之徒始悔前言之輕發也是春澹同知貢舉而光祖有臺官之除首上學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折號與澹坐席甫逼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光祖非立異也但常日為大諫所言者今則自言之耳既出同院謂光祖曰何公見公所上章數日為之恍惚日餌定志圓他可知也未幾謝深甫除右正言至是光祖坐論吳端事忤旨而出澹遷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吳端者舊以平醫為業上在儲邸壽皇嘗有疾國醫不能瘡端治療有功慈懿李后德之上既受禪擢閣門官贊舍人又遷帶御器械澹二上疏論之不報胡紘為給事中亦封還錄黃上以御筆諭止之澹紘皆聽命光祖再上疏言小人踰分干請而使給諫不得行其職輕名器虧綱紀褻主權是一日而三失也疏入上命大臣令都司諭止之光祖言益力上不樂先是光祖監拆號差誤士人試卷既舉覺放罪矣至是乃用前事徙光祖為太府卿由是遂出。○是夏議者請令監司州郡寬屬縣無名之取以紓民力時東南月椿錢歲為緡錢猶二百九十餘

光宗 紹熙元年

萬又有版帳錢者軍興後諸邑皆有之而浙中為尤甚於是知岳州劉俱會四縣版帳之額為一萬一千餘緡而無窠名者萬一千餘緡乃與提點刑獄丁逢轉運判官薛叔似議取凡無名者盡蠲之舉岳陽一郡而言則其餘可知矣其餘郡未減者如故○秋七月命縣置推吏給重祿舊例諸縣不置推法司吏受賕鬻獄得以自肆議者請萬戶已下縣各置刑案推吏兩名五千戶已下一名專一承勘公事不許差出及兼他案仍免諸色科敷事件月給視州推吏減三之一委令佐選擇有行止無過犯諳曉鞫勘人充以一年為界即因鞫勘受財並行重法然諸縣多不奉行朝廷聞之乃勒令請領重祿如不受者勒停所屬不幫支者從例受制書而違抵罪○八月庚戌命同判太史局劉孝榮改造新曆去年十一月承節郎趙渙言淳熙曆今歲冬至後天一辰詔禮部侍郎李嶷著作郎鄧駟秘書丞黃艾校書郎王叔簡同驗視至是乃有是命孝榮乞與吳澤荆大聲同造焉○金人遣使來賀重明節自渡江後北使往來皆傳其國之御名廟諱而本朝止傳帝名至是黃裳以王府翊善奉詔接伴庚子至盱眙裳問掌儀田愿高宗何以稱帝名而不稱廟諱愿云自祔廟後元未理會裳遂遣愿等持朝諱御名二紙以往北使副視之云前無此例愿答云此乃二十七朔之外第一番講禮帝名廟諱合有分別往返又之北使副乃謂愿云為我謝使副所言極是當理非不曉得止是來時不曾得朝省指揮止依得冊子上行難以專輒切望相諒裳乃已既而北使引接來傳彼國名諱自是以下至其父允恭稱朝諱者凡六人裳歸奏其事乞後遣使人力議改正蓋隆興更成之時廟堂亟於弭兵僅能正其大體而交際之文或未暇議蓋不止一二也舊南使入境非遇置頓不許下車是後待南使禮益恭或中頓稍遠使者則下馬就道傍民居煮茗或炙脯溫酒食之虜之掌事者必前撲其火南使乃遣人傳諭北都管以無禮之故都管却馬遜謝又以柳條決其人今館中執事者多中原遺民往往與三節人私語惟見北人則亟避去○冬十月以左藏西上庫改稱封樁下庫初紹興休兵後置御前樁管激賞庫孝宗受禪改為左藏南庫淳熙末始併歸戶部已而言者謂南庫撥歸戶部今已二年而庫名尚存官吏如故乞併省孝宗曰若盡廢庫名出入必淆亂可以左藏西上庫為名至是改稱封樁下庫仍隸戶部焉○右諫議大夫何澹遷御史中丞時王藺



為樞密使右丞相留正甚憚之雖上亦不樂也澹初除中丞或諭澹  
 使擊之澹忻然上章極其醜詔降一官放罷他日上諭澹也卿章  
 疏猶未快此人朕亦畏之○是冬追封三公主上三女長曰齊安郡  
 主次文安郡主次政和郡主皆早亡及是乃追封焉○國朝薦舉之  
 目自京職官至今錄其來遠矣元祐初司馬光始奏設文武十科以  
 舉士其後又有宰將帥兼吏所知合舊陞陟自代等科凡十有一是  
 冬乃詔監司帥守滿秩造朝陞對之際許薦所部人才一二人如無  
 聽闕文武高下皆無所拘其後二年間在外被薦者八九百人朝廷  
 不能盡用但令中書省籍記姓名而已○初紹興之行經界也惟漳  
 泉汀三州以何白旗作過之後朝廷恐其重擾止不行是歲朱熹守  
 漳州復以三州經界為請熹初為同安簿已知經界不行之害及到  
 任會臣僚有奏請行於閩中者詔監司條具利害以聞監司下其事  
 於州適與熹初意合即加訪問講求纖悉畢至以至方量算造之法  
 盡得其說乃奏經界不行之利害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所  
 必可行之術三將不得行之慮一大略以為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  
 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皆卑弱困苦無能之人故雖

有懇誠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才力辨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  
 雖實私意而善為說辭以惑群聽恐費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  
 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則為不  
 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此則誠不能無將不得行之慮也是冬得旨本  
 州先行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熹益講究冀嗣歲可行而寓公豪  
 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為異論以搖之後遂有進狀言經  
 界不便者詔寢其事而三州經界不行卒如所料云○保任京官犯  
 賊連坐舊制也是歲趙雄所舉以贓抵罪用故事當削三秩雄時為  
 使相若降三秩則應落銜銜為銀青光祿大夫朝廷難之於是自衛  
 國公降封益川郡公削其食邑二千而已其後周必大連坐亦自益  
 國公降封滎陽郡公蓋用雄例云○湖北直便會子者隆興初總領  
 王珏所創也初造七百萬緡乾道允換後止餘四百萬淳熙十一年  
 始通行於京西路是歲梁總為荆湖總領會其已出應換之數得五  
 百六十二萬緡遂亦造兩界焉每界各二百七十萬緡○紹熙初詔  
 廣南西路監司約束毋得科掛丁錢廣西郡縣貧薄凡民間父祖年  
 六十以上而身丁未成者亦行科納謂之掛丁錢民甚病之至是禁

光宗 紹熙元年

止明年郊赦又申明之

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矣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  
紹興以後所謂者戶長保正產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丁錢多  
偽國所割因而不得免焉是力役之征蓋取其四也而一有邊事則免  
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  
力役之征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瘁用其三而父子離今  
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買川路有徵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  
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余而斛面加耗之輸不  
與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一矣民安  
得不困乎愚庶夫世俗之吏不知財賦本味源流顧以趣辦為能  
而撥其本也是故論

皆紹  
熙會  
稽錄

紹熙二年春正月甲寅同判太史局劉孝榮吳澤荆大聲所造  
新曆成上之詔以會元為名○辛未詔修紹熙會計錄先是秘書郎  
鄭湜轉對為上言今黃老之官衛卒動以百數外戚家廟防護之兵  
多於太廟額外將校之奉錢半於正額外廷百執之費不足當閣門  
醫職近侍之半請明詔大臣裁定經費上自乘輿下至庶府除奉宗  
廟事兩宮給兵費之外一切量事裁酌罷其不急損其太過戶部亦  
請稽考內外財賦置紹熙會計錄俟見大采之後命戶部宰屬同共

孫松  
壽性

詳議而一二大臣公心叶意為之斟酌以其所減指以予民至是命  
戶部尚書葉翥御史何澹等同為之未幾澹丁內艱去官後亦未聞  
有所減也○二月庚寅前利州路轉運判官致仕孫松壽除直秘閣  
松壽郫縣人力學登紹興五年進士第至乾道初猶未改秩剛方廉  
潔不求人知環堵蕭然衣食僅給澹如也居官決事多用經術嘗守  
漢嘉其有惠愛年六十六即引疾乞致仕不許范成大入蜀引上皇  
慶壽赦與樊漢廣同薦于朝召赴行在固辭不起蜀人高之趙鼎時  
在樞府因為上言其賢四年詔特轉一官賜三品服依舊官觀松壽  
復告老許之趙汝愚入蜀復奏松壽掛冠勇退幾二十年内行素飭  
終始不渝乞賜褒表以厲風俗故有是命松壽素清約晚而彌壯然  
亦僖從釋氏游日拜佛以百數未嘗少勣年九十餘乃卒蜀人號為  
牧齋先生○是春議者謂濫予橫賜無以撙節請自今內諸司所給  
賜所營造所收索悉從有司定為中制惟正之供濫恩橫例皆釐正  
之國朝有合同憑由司者宮禁所由取索也歲取金銀錢帛率以百  
萬計版曹但照數除破耳雖有歲終比部驅磨之令然郎官第赴內  
東門司終日魏座而數楹自為會稽郎官不得過而問焉畢事則卷

趙即  
濫予  
橫賜

續尾俾之書名而已由是議者以為請詔葉翥趙彥逾何澹同稽考其後亦不果裁節焉○夏四月初命銓試中選人簾試國朝銓試之法凡任子若同進士出身之人皆赴建炎兵火後權停紹興三年復舉行之去年國子司業許衡又奏乞中選人就吏部長貳廳前簾試小經義一道或小賦或省題詩一首試中然後許參選至是吏部條具如所奏內同進士出身并恩科人更不簾試仍下四川制置司一體施行從之○考功郎官黃由建言今已增試律義自不須更簾試上曰簾試以革代筆之弊正當加嚴豈可廢也明年八月謝深甫又言銓試不中四十以上注殘零闕人乞令郎官就長貳廳寫律一條俾之解釋如或不通未得參注從之○五月癸丑置評定敕令局差詳定官一員刪修官二員先是工部侍郎潘景珪言法令一書久不刪潤乞差官置局領其事上從之然未有所進也○庚戌命六院官始復入雜壓舊制六院恩數略視職事官而不入雜壓乾道以後浸重其選號為察官之儲淳熙初龔茂良秉政以六院官班寺監丞之上其內弟林父用是始封贈父母茂良南鼠遂罷至是始復入雜壓在九寺簿之下焉○淳熙末壽皇復置補闕拾遺官上即位罷之御

史中丞謝諤言其不可旋亦罷去自是近臣罕進言者是月太學生

九

余古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春秋鼎盛自即位以來星見再周當思付託之重朝夕勉惟求治之道為急乃或不然聞者側聞宴游無度聲樂無絕晝日不足繼之以夜宮女進獻不時伶人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權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內中宮殿已歷三朝何陋之有矣用更建樓臺接于雲漢月榭風亭不輒興作深為陛下不取也其者奏胡戎樂習齋郎舞乃使幸臣嬖妾雜以優人聚之數十飾以帷巾拖之異服備極醜惡以致戲笑至亡謂也自古宦官敗國備載方冊臣觀宦者之盛莫如方今上而三省下而百司皆在此曹號令之下蓋自副將而至殿步帥各為高價不問勞績過犯驍勇怯弱但如價納賄則特旨專除故將帥率皆貪刻軍士不無飢寒兵器朽鈍士馬羸瘠未嘗過而問焉設有緩急計將安出此為害之大者良由公卿持祿保位備負全身如漢之石慶唐之蘇味道滿朝皆小人也求海內不盜賊民生不塗炭日月不食水旱不作可得乎臣願陛下以漢文帝為法唐莊宗為戒問安侍膳之餘宮庭燕閒講讀經史無為南面或鼓琴投壺習射以頤養神性享名教不窮之樂固嵩岳無涯之壽

豈不休哉上覽書震怒始議特旨編管言者於之乃送秀州聽讀○  
 是夏左丞相留正復以建儲為請上曰俟過宮與壽皇議之既而諭  
 正云壽皇之意亦欲少緩之○秋九月丁卯蔣介除閣門舍人免召  
 試先是乾道間壽皇倣儒臣之制增置閣門舍人以待武舉之入官  
 者先召試而後命又許轉對如職事官供職滿三年與邊郡遂為戎  
 帥部刺史之選云至是介有召試之命丞相蔣介言介武舉第一人  
 乞免試上從之○四川制置使京鏜以京官知縣闕人為詳奏乞增  
 放散員數朝廷難之然自是以後或非時覃恩或制司奏請往往遞  
 贖一年開禧二年吳獵宣諭四川又請待班人不俟改官一面注擬  
 從之其後議者以為不然遂復舊制○是秋蠲減廣東鹽額先是淳  
 熙末壽皇以廣西鈔鹽事竄詹儀之命除高雷化欽廉五州賣二分  
 鹽外令官般官賣如故餘鹽令廣東歲賣七萬五千籠去冬上用廣  
 西提刑吳宗旦之請頗損五州鹽直及所賣之數又用廣東提舉劉  
 坦之請減鈔鹽一萬籠戶部奏如是則歲失經費六萬二千餘緡  
 上不之靳也至是廣東復言六萬五千籠猶有未售者又命減五千  
 籠焉蓋潮惠南恩州既自產鹽而官復般賣往往計口而抑售于民  
 是後朝廷暗損經費十萬緡而科抑少減矣○御史中丞何澹以所  
 生繼母之喪請解官持服矣既又上疏言不逮事請下臺諫給舍議  
 之於是太學生喬壽朱九成黃會卿移書責之其略曰竊謂人之大  
 倫莫重於父母禮有出繼其服雖異而鍾於天性者未嘗不同也故  
 所承父母則三年終喪而所生父母則心喪三年閣下自長成均而  
 更長臺諫此三綱五常之所係者也今聞閣下有所生繼母之喪初  
 請于朝欲解官持喪太學諸生莫不義之繼聞上疏稱解逮事不逮  
 事之異中外闕然雖愚者亦以為駭夫禮經所謂逮事父母則諱王  
 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非謂無恩於先祖也蓋逮事父母  
 則親聞父母之言所嘗諱其祖不逮事父母則不聞父母之言所嘗  
 諱其祖是以子莫知其所諱也故本朝方慤解此一節以謂特庶人  
 之禮耳若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何逮事不逮事之拘乎今聞閣下  
 引此欲不持喪恐與禮經相反何者禮經謂逮事父母則從父母之  
 言今閣下所生之父果以繼室為正乎若所生之父果以繼室為正  
 則閣下亦當從而為正不得黜之也今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  
 及其終也反以為生不逮事而不持心喪可乎夫閣下之意必謂所

雷部

上以疾過

不許雜任子

嗣秀王拜太師

書川鹽

生繼母無生我之恩則不當為所生之母服抑不思黜其所生之繼母是賤其所生之父也為人子者尚忍言哉不然必以生我者為正而繼之者為不正是閭巷小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非天理之公也非人倫之正也閣下為天子耳目之官將以厚人倫移風俗正宜致辨于此時澹方待命六和塔得書遂去官焉○冬十一月壬申日南至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天下上之在齋宮也聞貴妃黃氏薨始得疑疾郊之日風雨大至上震懼始不憚自是宗戚大臣以薨卒聞者多不信矣

紹熙三年春上昉御內朝而疾未盡去是後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上神思浸清宰輔百官下至常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衆至有扣額引裾號泣而諫者聖情開悟屢有翻然夙駕之意而不果行都人甚憂之○三月己亥伶人胡永年積官至武功大夫以該遇去年郊恩乞任子吏部尚書趙汝愚奏永年以樂藝出身難以任子望立為定法今後似此雜藝補授之人不許奏補從之○夏四月從事郎吳綱二十九歲能誦六經語孟特改承務郎綱壽聖皇太后親姪孫也紹熙間童子求試者十有七人

無補官者○皇伯嗣秀王伯圭拜太師初秀安僖王子僈者太祖少子秦康惠王之五世孫也子僈長子伯圭也其次普安郡王是為壽皇紹興十二年子僈薨于秀州贈太子少師壽皇為皇太子加贈太師追封秀王謚安僖上即位始詔即園立廟如濮王例伯圭初以國蔭出官淳熙慶壽禮成拜安德軍節度使九年遷少保封滎陽郡王十五年遷少傅十六年遷少師始稱皇伯紹熙改元遷太保封嗣秀王是夏有太師之命本朝前此親王生拜太師者五人真宗朝楚王元佐仁宗朝燕王元儼哲宗朝吳王顥欽宗朝燕王俱越王俱皆以父兄行乃得之伯圭以宗室拜太師蓋王於上為親伯父用優禮也○蜀鹽自祖宗以來皆民間自煮之歲輸課利錢銀絹而已紹興二年趙開總計始變鹽法盡權之置合同場以幾其出入引法初行每百斤為一擔又增十斤勿筭以優之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戶但如額煮鹽赴官輸土產稅然鹹脉盈縮不常久之井戶月額不登則官司但以虛鈔付之而收其筭引法由是壞井戶既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以予之每擔有增至百六十斤者是夏吏部尚書趙汝愚奏言趙開鹽法最為精密今井戶多鑿私井務以斤重多寡相高故鹽日

光宗 紹熙三年

兩淮  
交子

瀘州  
李張  
信

吳挺  
劾制  
發兵

多價日賤而其法大壞乞行下總領所參照舊例施行從之於是四  
 川總領楊輔遣官覈去虛額剋閉助餉二千有奇申嚴合同場舊法  
 禁斤兩之踰格者而重私販之罰益直由是頓昂焉○乾道初壽皇  
 初令戶部印造兩淮交子不得過江南八年以交子易壞出行在會  
 子收兌是夏議者以淮上鐵錢多欲革其弊吏部尚書趙汝愚與從  
 官陳騏羅點謝深甫合奏乞印造兩淮會子三百萬貫付兩路每貫  
 准鐵錢七百七十淮東二分淮西一分依湖北例三年一兌重下兩  
 省臺諫議尤袤等以為可遂施行之仍分一貫五百二百者凡三等  
 始許流轉至江池太平常州建康鎮江府興國江陰軍界行用應兩  
 淮上供及戶部錢物並權發見錢三年令淮南漕司椿管而沿江八  
 州軍合發上供一半會子則許用交子通融起發於江淮東西總領  
 所椿管焉○秋七月壬午瀘州騎射卒張信等作亂騎射營者本州  
 禁兵也淳熙末起居舍人王卿月知瀘州賜子諸軍甚厚軍士浸驕  
 張孝芳代為帥欲矯其弊訓練無日又多使使之稟賜或有不時給  
 者是日信等作亂晨入帥府殺孝芳及其甚者又殺節度推官杜菱駐  
 泊兵馬監押安彥斌訓練官雷世明軍校依明等擐甲坐閱武堂召

通判州事張恂安撫司屬官郭仲傳使作一奏言孝芳罪狀於是信自  
 稱第一將衣金紫出謝城中以術人黃叔豹為計議官分其兵為五  
 十二隊同謀者五十二人為隊長皆有爵秩叔豹又為黃旗大書曰  
 不叛聖主不殺良民時張明之子昌勇藝為諸軍冠與軍士下進陰  
 謀討之癸未夜密以告恂甲申信即毬場大饗諸軍恂等皆與酒初  
 行昌進擊殺信于坐會者皆散進大呼曰不叛者從我諸軍唯唯  
 從之因執殺造逆者二十餘人逆徒皆捕獲制置使京鏜聞變調西  
 兵千人討之未行而信已誅乃遣鈐轄司屬官陳續往瀘州措置續  
 至州十里留不行乃械繫逆黨孫成凌遲于牛門之外黃叔豹等二  
 十三人皆就戮聚其首以為京觀設孝芳位于牛門之右割孫成心  
 腑以祭之事已平鏜奏孝芳死狀且上恂等功未報丘宗復以為言  
 詔贈孝芳二官錄其子孫二人令總領所制置司應辦葬事○張信  
 之亂也京鏜帥蜀調潼川所屯御前後軍數百往討之興元都統制  
 吳挺者璘之子也劾制司擅發兵於是樞密葛邲陳騏等進呈得旨  
 令制司具析命下而鏜已赴召丘宗入蜀即奏言二屯遠在西北兵  
 權節制必寄之宣制司朝廷事計當然今軍帥徂於陵夷反謂制司

光宗 紹熙二年

攬與違戾至此豈不大失本意之下戎司具析仍責令遵守舊制從之由是三屯頗知嚴憚密所謂祖於陵夷者蓋專指擬也○四川經總制錢額理四百五十餘萬緡其一百三十一萬緡贍軍一百三十萬緡應副湖廣總領所一百六十九萬緡上供餘六萬緡諸郡支用上即位因劉光祖之請捐湖廣三年錢四百六萬八千緡對減鹽酒重額錢即此四川經總制錢也然四路憲司歲撥湖廣錢實止六十萬緡而已又以買發物價計之折閱中半僅為三十萬緡是歲揚輔總蜀計又摶節二十萬緡以益之○是歲皇后李氏歸謁家廟推恩使臣鄧從訓等一百八十人給事中尤袤言其太濫時議者亦以為外戚家廟防護之兵多於太廟請釐正之

紹熙四年春正月乙酉詔江上諸軍陞差統制至准備將者令主帥解發三人赴總領所選擇一名事既行諸將皆不以為便焉○命吏部尚書趙汝愚知貢舉自熙豐以來宗室不差充考試官淳熙六年吏部尚書周必大始請宗室充學官并考試八年正月遂命汝愚為省試別院考試官至是有知舉之命然外郡至今未有差宗室校試者蓋漕吏知守舊法而不知新旨也○三月吏部尚書趙汝愚

同知樞密院事先是高宗嘗諭趙鼎曰唐用宗室為宰相本朝雖有賢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久之因執政進擬又諭秦檜曰宗室賢者如寺監秘書省皆可以處之祖宗不用宗室為宰執其慮甚遠也然是時宗室至侍從者亦未有卓然可稱者也乾道初汝愚以廷策冠天下已而趙彥中復以宏博中選一時皇族尤號得人至是樞府有闕壽皇欲用汝愚既出命矣監察御史汪義端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疏留中不出汝愚家居力辭疏至十上上為從義端軍器監給事中黃黼言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至誠慤慤出於天性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義端識見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備朝列義端由此補郡汝愚猶不拜上謀於壽皇遂命宰執召當筆學士申諭聖意謂高宗聖訓本以折秦檜之姦謀故答詔有乃若紹興之故實蓋有為而言况我壽皇之疇汝愚欲見汝愚乃因葛邲陳騤等入謝相繼宣引汝愚入謝壽皇曰卿以宗室之賢為執政乃國家盛事卿在蜀時所進奏議甚善朕嘗觀此書可與資治通監並行其被聖眷如此○初趙汝愚為蜀帥建言舊

紹熙四年

法聽三考薦舉改官者皆以三考為一任舉其成數而言今於三考之內未罷奇零日分輒敢並旁干請已非法意今又該遇覃霽盡行補轉若一併許於二考之外聽舉改官竊恐干進之徒與夫勢要皆豫得為他日計而孤寒安分廉恥自將者欲脫選調愈不可得故望將選人一例許於第二任方得薦舉改官庶幾仕進公平不妨寒賤之路不報至是汝愚入政府乃舉行之又詔未成考者不以罪去者許於後任湊成三考聽舉改官初任未成考者勿聽著為令○夏五月親試舉人賜陳亮以下三百九十六人及策出身有差季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府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上嘉其志特詔以本官致仕父母皆早初品官封蓋異數也○左丞相留正以論姜特立不行待罪于六和塔特立麗水人以父死事得官頗能詩士大夫或稱之淳熙中趙汝愚為福建安撫使特立為本路兵馬副都監時海賊犯閩中特立以一舟先進遂獲之壽皇以為才召為閣門舍人未幾司春坊事上即位除知閣門事正為右丞相論其招權納賄之狀詔與外祠是月丙戌除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又召赴闕賜裝錢二千緡正上疏言唐憲宗將用李絳先出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及召承瓘還先罷絳相本朝名臣死祖馬作唐鑑言二人不可並立于朝此書屢經聖覽今特立召用臣合罷相與李絳一同不報正出國門待罪于六和塔給事中謝深用復繳召還特立之命上批朕聞其舊臣無辜而去特與書行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亦以為言上不聽六月己巳正又言臣與特立理難並立于朝乞早賜黜分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時正已待罪上亦不復宣召也○六月除陳源內侍省押班初源以得罪壽皇貶建寧府居住籍其資以進德壽宮又移郴州上即位復召還至是乃有是命時上已病不能過宮源數離間焉○是夏嘉王府翊善黃裳除兵部侍郎去翊善坐論鄭汝諧事也先是淳熙末用丞相留正薦裳自秘書郎除翊善其後遷起居舍人歷中書舍人給事中皆兼翊善至是裳辭兵侍不拜嘉王為之請後月餘改寶謨閣待制仍兼翊善蓋終始六年云○秋孔文遠襲封衍聖公紹興中文遠之祖玠避難渡江高宗以衢州田五頃賜之玠卒以其子摺為右承務郎襲爵奉祠事淳熙中入侍祠擢知建昌軍久之坐妄用庫金貶秩遂不復用焉紹熙初累遷至朝散大夫至是摺卒詔以其子文遠為承奉郎襲封衍聖公云○

示 紹熙四年



冬十月乙未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以乾道間所置軍期急速文字  
 牌及淳熙間所置緊急文字牌率與常迥混敝故行移稽緩乃改作  
 黑漆紅字牌奏委逐路提舉官催督歲終核其遲速之甚百以議賞  
 罰從之是後尚書省亦踵行之仍命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時狀申  
 省久之稽緩復如故紹熙末丘室為蜀帥始初擺鋪以健步四十人  
 為之歲增給錢八千餘緡月以初三十八兩遣平安報至行在率一  
 月而達蜀去朝廷遠始時四川事朝廷多不盡知自初擺鋪以來蜀  
 中動息靡所不聞凡密劾疏中所言皆擺鋪之報也○十一月戊寅  
 上朝重華宮○辛巳左丞相留正復入都堂視事先是正以論姜特  
 立事不行待罪于六和塔復繳還上前後所賜賚及出身以來告敕  
 且上奏自叙嘗陪侍儲邸及翊輔初政乞保全終始詞指甚哀不報  
 正累不得命乃復待罪于范村之佛寺奏乞歸田里不許又請住給  
 廩祿詔權行住支頃之百官啓建重明節于明慶寺正請就范村詔  
 從其請九月丁卯百官上壽紫宸殿詔以石丞相萬湖為班首而正  
 自請立少保班上壽班退復還范村待罪始正之出國門也諫官章  
 穎以劄子留之起居郎陳傅良請直前奏事上諭閣門止勿進時上

宋監光八

十

以疾不過重華宮者已數月從官數以為言至是過宮禮異特遣右  
 司郎官徐誼召正于城外正始入朝赴都里視事命特立仍為浙東  
 路總管遂竟不召焉正待罪凡百四十餘日特立有詩數千篇号梅  
 山集揚萬里為之序云○十二月甲午朔草澤王孝禮言今年冬至  
 日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曆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蓋  
 陳得一劉孝榮所造四曆皆未嘗測影只是寫擬分數所以後天乞  
 將修內司所掌銅表圭面降付太史局測驗從之○紹熙初命帥守  
 監司薦所部人才既而濫薦者多是冬言者謂今被薦者猥衆朝廷  
 疑其私而不信病其衆而難從其間縱其賢才不免與僥倖者並棄  
 請條約之乃詔帥守監司今後毋得獨負薦士○是冬使人自金國  
 回者言虜人問朱先生安在答以見已擢用回白朝堂遂除朱喜為  
 荆湖南路安撫使知潭州先是已除喜帥廣西喜不就於是辭遠  
 就近不為無嫌力辭新命朝廷不許

甲寅 紹熙五年春二月壽皇不豫○夏四月朱喜始拜命赴潭州五  
 月至鎮○壽皇疾浸棘上不能過宮視疾人情益懼戊寅以壽皇服  
 藥故赦天下○先是嘉王府贊讀黃由乞令嘉王過宮問疾辛巳上

光宗 紹熙五年

奏未報講官彭龜年沈有開繼以為請申申省札下許之內侍都監

王德謙堅請覆奏王斥其說遂行至重華宮壽皇為之感動六月丁酉夜壽皇崩于重華宮上猶未能出嘉王數入禁中泣請未遂中外訛言靡所不至戊戌宰執奏事退太皇太后御札付宰執日下易宰執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辛丑左丞相留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參知政事陳騏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畢退就重華殿廬議成服典故端禮引唐肅宗朝群臣發哀太極殿故事附

中使王公昌入奏是日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聽就內中成服上寅正汝愚請太皇太后垂簾奏事不許丁未宰執札子奏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學問日進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癸丑再入札子御批云甚好乙卯再擬指揮進入乞付學士院是晚批出八字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左丞相留正得之大懼不以示同列汝愚逼之乃以告焉丙辰再擬入御批可只今施行己未宰執再奏乞面奉劇分是晚付

出封題稍異正不啓封付之內降房○是夏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充利州西路安撫使吳挺卒先是虞丞相允文既沒朝廷復命挺充利西帥凡十九年而卒于軍於是四川總領楊輔先事曰朝廷乞擇重臣鎮蜀乃以丘宗為制置使宗未入蜀而聞挺病甚恐其軍五六萬人緩急無所屬乃見大臣籌之故爭帥臣關以轉運使權時楊虞仲為利路轉運使宗欲重其事乃奏乞令輔往興州攝帥上許焉輔以為朝臣出使非制閫所當令不欲行而宗以聖旨移文輔重傷其意即請虞仲權知興州事而已遙領安撫使未幾併以印送虞仲就權人以為得體先是挺之季歲關外群盜縱橫皆縱而不治虞仲至未久遂捕其尤者悉誅之邊人讐服挺之死也上已屬疾不之信趙汝愚在樞府用宗輔二人之議更遣張詔代之蓋不欲吳氏出襲以銷未然之患也○是夏始釐正東西兩川牒試之濫牒試者舊制以守倅門客皆引嫌赴本路轉運司別試若部使臣及帥臣親屬門客則赴鄰路試率以七人而取一人紹興後牒試尤多東西兩川尤甚議者以為濫於是令成都府路以八十二人潼川府路以八十人為額至是王漑自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召還入見極言兩路冒親詭貫之弊乞各存十人外均與本路諸州從之仍各以二十人為額丘宗為制置使復請每路止存十二人若就試者少則以二十人而取一人奏可舊例避親舉人與命官鎖應者同試王漑為成都漕始

九宗 紹興五年

某

相

定

即

令分場以董儼手之弊於是四蜀皆一等施行焉○秋七月庚申朔  
 前一日付出宰執所奏事左丞相留正不肯啓封是日知樞密院事  
 趙汝愚趣之乃啓封正視積尾憂形于色始密爲去計矣辛酉上正  
 朝臨于地都人聞之大駭是日工部尚書趙彥逾見汝愚白事相  
 與泣下汝愚微以翼戴之事諷之彥逾力贊之汝愚遣中郎將范仲  
 壬告殿帥郭杲仲壬初以時事艱難告之不應又以忠義動之又  
 不應仲壬不得已屏人起立具以汝愚意達之又不應仲壬乃還汝愚  
 知不可遂請彥逾往見杲諭旨彥逾謂杲曰彥逾與樞密第能謀之  
 耳大尉爲國虎臣此事專在太尉杲未及言彥逾變色責之曰太尉  
 所慮者百口之家耳彥逾盡誠以相告而太尉了不見答即西府有  
 問何以復之耶杲徐曰致意樞密領鈞旨事然後定○壬戌大祥左  
 丞相留正以五更入奏致其仕易有輿出城而去人情益懼正之未  
 達也有善執革者推其行年至甲寅乃爲鬼伏章鷄自焚之象殆莫  
 可曉殊恠之及是深以爲憂私謂所親曰王上卯生吾酉生伏草自  
 焚其兆已見矣遂定逃歸之計○時左丞相趙汝愚知太皇太后深  
 以宗社爲憂將白事焉而難其人有知閣門事韓侂胄者太后女弟

之子也素善慈福宮內寺張宗尹而與求嘉人蔡以勝同在閣門必  
 勝因其同郡人左司郎官徐誼吏部員外郎葉適言於汝愚遂令侂  
 胄以內禪事付宗尹入奏太后素簡嚴無他語第令諭汝愚耐煩而  
 已癸亥侂胄再往不獲命遂巡欲退重華宮內侍閔禮問知其謀入  
 白太后言與汝俱太后覺頰久之曰事順則可更切子細禮遂簡侂  
 胄以來自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時日已過午矣汝愚乃以諭參  
 知政事陳駿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閔禮又使所親閣門官贊舍人  
 傅昌期密製黃袍時嘉王在邸殊不知且方以疾在告汝愚簡宮僚  
 彭龜年云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入甲子禪祭殿帥郭杲與步帥閔仲  
 先分兵衛內北內太皇太后垂簾命閔禮引嘉王先入執政奏事太  
 后曰皇帝已有成命相公當奉行汝愚出所擬太皇太后聖旨云皇  
 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親筆旨欲退閑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  
 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皇太后覽畢云甚好遂勸  
 王即位王固辭且顧汝愚曰其 罪恐負不孝之名閔禮等以黃袍  
 進王拒却不受汝愚等固以請而端禮之言尤力王揮涕勉受遂即  
 皇帝位汝愚等再拜賀上猶答拜汝愚等又固請上乃衰服出見百

言 詔 即 位 張 勳 擢 勳 趙 汝 愚 裁 趙 汝 愚 裁 趙 汝 愚 裁

官于重華殿東廊之素帳次詣几筵殿行禪祭禮都人聞之始奠枕矣是晚沈有開彭龜年乞奏事慘然久之曰前日聞大臣有建儲之議此亦可以息浮言安人心今匆遽乃爾早泣告慈福不允至今悸動○是日詔建泰安宮以奉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命泰安宮提率楊舜卿往南內請八寶○遣內侍二員分水陸路宣押留正赴都堂治事從趙汝愚之奏也○乙丑太皇太后有旨崇國夫人韓氏可立為皇后○丙寅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皆除之百官進秩一等賞諸軍赦文有曰冲懷每念於退閑親翰嘗頒於近輔用太上皇帝御札八字意也其後命繳御札八字付史館從李壁之請也先是京口諸軍訛言詢詢襄陽歸正人陳應祥亦謀為變事前一登極赦書至遂敗○時趙汝愚為政首裁抑僥倖以故人多怨者自祖宗以來人主登極凡列郡守臣率得任子恩間有闕守臣而以幕職班行攝之者亦官之如例英宗即位司馬公時知諫院嘗以為言不聽上受禪肆責汝愚因進熟始命監司郡守許上表進貢推恩內守臣係權官者免進貢其表聽附述以聞○詔車駕五日一朝泰安宮百官月兩朝○以即位告于天地宗廟社稷○丁卯侍御史張叔椿劾留正

宋史卷八十八

十八

擅去相位詔以叔椿為吏部侍郎○詔命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陳傳良還故官○戊辰詔曰朕猥以冲人肆膺大寶涉道尚淺何以周知群下之情燭理未明何以裁決萬幾之務思欲圖久莫先求言惟祖宗二百年之基既艱於負荷矧中外億兆人之衆尤重於撫綏幸懷置器之安深切履冰之懼固當咨詢故老夢想幽人罔間迹遐咸當播告曾臆結約爾其無愛於肆言利害罷行朕欲深求於成敗事關朝政慮及邊防應天之實何先安民之務何急毋憚大吏毋諱眇躬倘有補於國家當優加於賞賚導人使諫方傾聽於嘉謀事君以忠宜大伸於直道咨爾多士體予至懷○左司諫章穎為侍御史右正言黃文為左司諫○大理少卿鄭湜為金主報登位使左驍衛郎將范仲壬副之○己巳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兼參知政事○庚午召秘閣修撰知潭州朱熹赴行在奏事上在嘉邸聞熹名德每恨不得為本宮講官至是首加召用先是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善講說開導上孝頓進一日上皇宣諭曰嘉王進孝皆卿之功裳再拜謝因進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蹤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迺可上皇問為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繼為宮僚因講曾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

示 紹熙五年

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曰此誰之說對曰朱熹之說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如何蓋傾心已久故即位首加迅召皆出上意也○辛未顯謨閣待制兼侍講黃裳為給事中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彭龜年並為中書舍人將作監黃由為起居郎秘書省著作郎沈有開為起居舍人○乙亥趙汝愚為右丞相參知政事陳騫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汝愚辭不拜○賜前宰執侍從詔訪以得失○丙子大風○戊寅詔以時方秋暑宜用唐武德貞觀故事太上皇帝未滿移御其即以寢殿為泰安宮○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杲為武康軍節度使上之立也知閣門事韓侂胄有力焉侂胄者魏王琦之曾孫神宗女齊國長公主孫也趙汝愚推恩定策功曰我與趙尚書皆宗臣而韓知閣乃右戚各不言功惟爪牙之臣所當推賞由是杲建節焉於是侂胄與趙彥逾咸有怨於汝愚矣○庚辰上率群臣拜表於泰安宮○辛巳改命少保保大軍節度使郭師禹為樞密院總護使○趙汝愚力詳右丞相詔以為樞密使翰林李士李嶽草麻有太尉本兵柄之語以愚以為侮已銜之未幾嶽轉承旨黃由時以左史兼中書舍人駁之乃除王文閣李士知發

州先是壽皇將勸勤並命周必大留正為相嶽草二制而於必大制中多所訓飭至有患失容身之語必大不自安三上章力辭又四章求去其辭免第一劄子有中外臣庶明知兩相制出抑揚不同在於人情寧免觀望奏入壽皇召嶽入對令貼麻改定必大復以非材求去壽皇曰朕何嘗令如此措辭遂批出李嶽與郡明日將上乞除職名壽皇不許蓋嶽兩在禁林皆由草制而去位自是不復起矣○壬午侍御史章穎等劾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與在京宮觀○知閣門事韓侂胄落階官為汝州防禦使○癸未余端禮辭兼同知樞密院事甲申兵部尚書羅點簽書樞密院事○詔兩省官看詳應詔封事具要切者以聞○戊子詔百官日輪一負面對

**論對** 輪對國家之令典也朝廷之上有如宰執侍從臺諫得以無時不言至若在下庶僚未及借玉階而面天表者且有輪對之制焉誠如是則小大諸臣悉能展盡底蘊於冕旒之前矣此真治世之氣象歟

○罷楊舜卿在京宮觀林億年常州居住陳源撫州居住○八月己丑朔安定郡王子濤薨○辛卯初御行宮便殿聽政○癸巳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告詞云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閣詳延

孝士眷儒宗之在外須召節以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爾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權之次對之班更以迹與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在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於士論直將增益於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師垣有賴試望之於馮翊不如真之本朝召賈傳於長沙自當接以前帝黃由之詞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意開我人皇宋火德當天離明只治列聖相承真儒輩出求其續傳四之道統者始則伊洛之李繼是則朱文公焉講席而得若人真吾國之光華也所以哲宗元祐元年即命伊川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寧宗紹熙五年即命文公以學士閣特制兼侍講二聖所以拳拳於大儒者無他蓋將發明乎中庸大學之正傳推而為治國平天下之事業焉耳豈徒曰誦說云乎哉

真發潭州且行且辭大略謂陛下即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來以深得親權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蓋真在道聞泰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故以為言○甲午增置講讀員以黃裳陳傅良彭龜年等為之○丁酉以生日

宋史卷八十一

九

為天祐節○辛丑詔曰朕惟廉吏民之表而為國之壽民之病者莫汗吏若也不有誅賞曷示勸懲繼自今諸道司刺李之官於郡邑文武任職之臣廉必聞汗必糾毋憚大吏毋縱私昵賞不爾靳罰不爾私其令吏稱民安副朕意焉○己亥上率群臣朝泰安宮○壬寅賜講讀官詔戒以開陳經旨救正闕失○皇弟許國公柄進封徐國公柄壽皇之孫也壽皇三子五孫莊文太子下曰豫國公柄魏惠憲王下曰左千牛衛大將軍擢次即柄也光宗下曰保寧軍節度使擢次即上也擬擢擬皆蚤卒柄後封吳興郡王○癸卯少傅嗣濮王士欽為少師郭師禹為少傅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夏執中為少保○乙巳詔晚講官坐講○禮部侍郎許及之等請祀宣祖廟附大行至尊壽聖皇帝詔侍從禮官集議○丁未復罷經筵坐講○以諸路郡縣水旱命三省條畫賑卹

○晁錯說漢文帝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蓋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聖如堯湯且不能免水旱之憂所恃者有預備之素焉耳國家列聖相承留心荒政既有義倉又有常平倉既有德民倉又有廣惠倉諸倉儲藏所在充切加以先正名臣位官郡邑又能推上德意而宣布之有如富鄭公之在青州趙清獻公之在會稽賑救有方野無餓殍

教下

韓從

內

朱

韓從

經

載在國史班班可覆也後之為國者則不然官之與民熱然如秦越之相視常平義倉僅存其名平居暇日往往為貪利移用之資脫遇凶饑搏手無策赤子熬熬惟存濟死而巳垂罄之室隱雷之腹誰能軫念及此邪紹熙末年以諸路郡縣水旱命三省條登賑卹愚謂遇災而賑卹誠是也然必舍廉無移用之弊則邑有奉行之人則旱乾水潦不足為慮句或不然愚恐廟堂雖條畫於上而惠澤將繼竭於下朝廷號令不過為牆壁之虛文耳果何益哉

○辛亥趙汝愚請於近畿卜地營建至尊壽皇聖帝攢宮詔侍從臺諫禮官集議○乙卯安南國王李龍翰加號思忠功臣○詔廣西鹽額歲減十萬緡○侍御史章穎罷為兵部侍郎左司諫黃受罷為工部侍郎○新除煥章閣待制知建康府謝深甫為御史中丞深甫韓侂胄之黨也侂胄以定策功意望建節恨趙汝愚抑之有怨言簽書樞密院事羅點慰解之知臨安府徐誼勸汝愚以節度使授之汝愚悟遣人諭意於侂胄侂胄答語不遜遂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官以擯汝愚汝愚踈直不虞其姦會汝愚方奏除劉光祖為侍御史方進呈知樞密院事陳騏忽奏曰劉光祖與臣有嫌今光祖入臺願先避位汝愚愕然而止侂胄遂以內批除深甫為御史中丞蓋侂胄與騏合謀已久特汝愚未之覺爾○監察御史黃度為右正言○丙辰左

丞相留正罷時朱熹被召行至信州聞以內批逐首相有憂色學者問其故熹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或曰此蓋廟堂之意熹曰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導之輕逐大臣耶至六和塔永嘉諸賢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熹曰彼方為机我方為肉何暇議及此哉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有其漸故熹深憂之○趙汝愚為右丞相○丁巳詔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者二人○九月辛酉司農少卿劉光祖為起居舍人○丁卯大理寺主簿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時趙汝愚奏乞令近臣舉御史許之始議除二人衆舉吳獵者最多而游仲鴻次之德秀與韓侂胄深交侂胄乃諭中司合薦德秀因以內批令兼用中司所舉者一人德秀遂與吳獵並除其黨以次而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一時善類排斥無餘黨禍自此起矣○己巳命趙汝愚朝獻景靈宮庚午命嗣秀王伯圭朝饗太廟上以孝宗之喪故也○是日羅點薨○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詔徒流罪人經登極赦免罪而再犯者不以明堂赦恩原免是歲孝宗大漸嘗肆赦上登極又赦至是明堂肆赦尚書省契勘一歲之間三行放赦恐有亮惡累犯之人指恩作過故降此指揮

光宗 紹熙五年

其指揮與赦文同降但以白紙連書於黃牒前云○壬申刑部尚書  
 京鎔簽書樞密院事鏗亦韓侂胄之黨也故擢用之群檢附和視正  
 士如仇讎於是陳傅良吳獵劉光祖等咸先後斥去矣○甲戌下詔  
 無論諸將○改天佑節為瑞慶節○己卯嗣秀王伯圭為安德崇信  
 軍節度使○壬午禮部尚書黃裳卒○甲申韓侂胄為宜州觀察使  
 詔侂胄歷事三朝備宣忠力可特遷二官蓋將以為承宣使也侂胄  
 自負有定策功覬覦節鉞意不滿上疏力辭乃止遷一官於是怨趙  
 汝愚益深矣○冬十月己丑右諫議大夫張叔椿再劾留正擅去相  
 位詔落正觀文殿大學士○庚寅改泰安宮為壽康宮○辛卯命四  
 川制置司銓量諸州守臣故事諸道守臣皆臨遣淳熙末孝宗以嶺  
 蜀道遠始詔川廣知州軍見居川廣合闕到半年前奏事人及係見  
 闕去處並令詣本路轉運司稟事仰漕臣精加銓量人才委堪任使  
 非昏繆老病之人結罪保明申尚書省然諸道罕嘗舉行至是言者  
 論漕司之權比制司為輕而其責亦不若制司之重權輕則不敢多  
 有所廢黜責輕則不暇詳於顧計州縣不治職此之由請一付之制  
 司權重則雖廢黜之多而有所不憚責重則顧計利害之深而不敢

天益大八

大

苟且如此則昏老病疾之人不得冒居而州縣無不治矣趙汝愚為  
 政遂白行之○是日朱熹奏事行宮便殿其一曰天下之事有常有  
 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  
 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  
 為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  
 為之見於上地變為之作於下人情為之哀恫怫鬱而皆有離畔散  
 亂之心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  
 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  
 勢翕然而大定此亦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矣然至今三月而天  
 變未盡銷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惟學士大夫群黎百姓或反  
 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  
 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志思親之懷而已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  
 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誠能充吾未  
 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  
 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終始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至  
 於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

紹熙五年



得見則繼之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一日而無不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際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其二言帝王之學其三言湖南財計其四言湖北徭人侵擾事○乙未詔曰朕以不德嗣承大寶夙夜祗畏不遑寧處乃者陰陽繆盪雷震時淫雨為災朕心甚懼推尋厥咎未知其繇凡朕躬有過失朝政闕違其令臺諫侍從各條數以聞無有所隱庚子以久雨命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決繫囚釋杖以下辛丑減兩浙江東西路和買折帛錢蠲兩浙路丁鹽身丁錢一年○雅州嚴道縣沙平徼外夷與碭門寨纜隔一水而寨在州西八十里沙平凡六族其地有胡盧里歲輸稅米百二十斛於碭門乾道間夷人高奴吉作亂焚碭門宣撫使王公明出榜碭門撫諭夷人聽命自是捐胡盧里之稅與之而沙平悉為夷人有矣至是兀嶺夷人因沙平以叛士丁以神臂弓射退之制置司命閉禁門者月餘夷人糧盡乃就降○是日命朱熹講大學熹奏云臣伏見近制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忽值假故即行權罷又按故事將來大寒大暑亦係罷講月分陛下天性好學

宋史卷八十一

晨夕孜孜雖麴深宮必不暇逸欲乞今後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日月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內有朝殿日分恐聖躬久坐不無少勞却乞權住當日早講一次從之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格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虚心嘉納焉○甲辰趣後省看詳應詔封事翌日朱熹奏云臣前日面奏恭奉詔旨以雷雨之異許陳闕失仰見陛下畏天省己之意切見陛下登極之初已下明詔來獻言者甚衆未聞一有施行今復求言始成虛語乞今後省官鎖宿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以次施行庶幾聞者知勸直言日聞詔差沈有開劉光祖看詳限十日聞奏○乙巳上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謚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詔以求思陵之東南為至尊壽皇聖帝攢宮紹興初六飛駐越昭慈聖獻皇后上賓因卜地權攢于會稽上皇村蓋便於修奉也及卜祐陵遂就其側併舉顯肅憲節二后祔焉顯仁高宗繼從其兆則迫隘已甚矣高宗之葬也趙汝愚時守蜀手疏論會稽攢宮淺薄可為深憂宜復祖宗山陵之制朝論不從於是自昭慈之西連用五穴山勢漸遠其地愈卑矣孝宗將

積汝愚為樞密使建議以殯宮本非求制實居淺土蔽以上宮初期  
 剋復神京奉遷神駕雖其志甚美而其實難且死者無終極國家  
 有廢興豈宜徒徇虛名以其實禍識者深以為然時日官荆大聲已  
 卜地思陵之傍開深五尺下有泉石按行使趙彥逾以為土肉淺薄  
 不可用汝愚乞改卜意欲以中軍寨為之而宰相留正以為不然於  
 是彥逾與覆按使謝深甫附其說乃命大聲改卜於新穴之東視新  
 穴纔高一尺一寸五分而已孫逢吉為覆按使還言當少寬時日別  
 求吉兆而內庭左右以久居喪次內外不便皆主速葬之說乃詔侍  
 從臺諫限三日進議議者皆言神穴未安自合展期改卜况朝廷禮  
 文何嘗盡循古制豈必拘七月之期奏劉光祖所草也朱熹時在經  
 筵復上議狀云切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澤  
 浸潤生民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  
 求永無極而議論紛紛迄無定說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  
 取國音坐丙向壬之說而不博求名山以禮而言則記曰死者北首  
 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則是古之  
 葬者必坐北而向南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雖葬於墓猶欲其負陰  
 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必  
 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  
 全否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  
 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群姓而謂冢宅向背各有所宜乃  
 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今以為祖  
 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然自永安遷奉以來遵用此  
 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為墟若曰其法果驗則洛  
 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  
 耶臺史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又言今穴視前穴高一尺一寸五  
 分則是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即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  
 等如何却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耶臣自南來  
 經由嚴州及富陽縣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  
 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邃密此必有佳處可用而臣未之見也切見  
 近年地理出於江西福建為尤盛望下兩路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  
 給路費多差入兵轎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擇一最吉之  
 處以奉神靈萬出之安其孫逢吉所謂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為上此

字者實為至論臣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誠不忍以壽皇聖躬之重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是以痛憤激切為陛下言之疏入不報其後卒定求阜陵于會稽焉○丙午邵瑞慶節賀表從朱熹之請也前一日晚聞報來日百官上表稱賀熹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立班投進略云壽皇梓宮在殯陛下追慕萬世有旨却賀表不受熹尋奏前日賀表雖降出而未降指揮今後合稱賀事三年之內並與權免其節序變遷百官並合進名奉慰○庚戌改上安穆皇后諡曰成穆皇后安恭皇后諡曰成恭皇后○壬子遣太常少卿曾三復賀金主正旦○丙辰上孝宗哲又神武成孝皇帝冊寶于重華殿成穆皇后成恭皇后冊寶于本室○是月詔修舊東宮為福寧殿以備移御朱熹彭龜年等請罷之○閏月戊午朔朱熹進講太孝至盤銘日新因論成湯有盤銘武王有丹書皆人主憂勤警戒之意丹書蓋出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上曰近有人進入此書因命小黃門取示蓋黃庭堅所書墨跡云○庚申吏部尚書鄭

宋史卷八十一

十九

僑等請併祧僖宣二祖正太祖東嚮之位詔從之國朝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嚮之位正安石為政建議僖祖以上世次不可知則僖祖之有廟與石稷疑無以異當時諸儒如韓絳輩辨之不從熙寧八年夏禘于太廟以僖祖東鄉自是無敢議者南渡後董望王普尤表俱請正太祖東鄉之位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將升祔趙汝愚當國議欲併祧僖宣二祖於是僑等上此議又奏請立僖祖別廟以順翼宣三祖神主祔藏時朱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條上召對仍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熹先以所論畫為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亦不曾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熹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既退即進擬詔意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毀四祖廟而遷之矣時汝愚既以王安石之論為非異議之徒懼其乳已藉以求撥事竟不行於汝熹遺汝愚書曰相公以宗支

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折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羨以求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時太廟殿已為十二室故孝宗既升祔而東室尚虛熹以為非所以祝延壽康之意深不然之因自劾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乞追奪待制章再上詔次對之駭除授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不許及光宗祔廟遂復為九世十二室云蓋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後正太祖之位自是年冬始而別建一殿以奉祧主于大殿之西隅歲命禮官薦獻焉今謂四祖殿者是也

按朱文公廟議曰僖祖祧主于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率之而莫敢廢者也又擬為廟制以辨議者一旦併遷僖宣二祖折太祖太宗為二之失復引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為無功業據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造別廟以奉祀祖宰相既有所偏主而樓輪陳傳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然經生李士知禮者皆是先

○辛酉晚講侍講朱熹因奏曰臣所進講大孝口義不審曾經聖覽否上曰宮中無事常看又奏陛下於臣妄說有所疑否上曰說得甚

好無可疑又奏万幾事煩恐講義卷軸大難於披覽欲寫成冊子進入以便反覆觀考上欣然曰正欲與卿說作冊子來可速進入久之未敢上因入講上忽宣諭曰向日令卿寫講義冊子何久不進入奏曰未敢進止未敢遽上上曰速進來初熹既寫成冊子欲點句讀而未敢啓上忽曰可一就點成句來奏曰容遵稟進上既進上一日講畢奏曰臣所進入講義冊子必經聖覽上頷之又奏不知於聖意如何上欣然曰看來緊要處只在求放心耳熹頓首曰聖孝高明宣諭極是老師宿儒窮日竟月不曾見得此意說得此語陛下天縱生知拈出此求放心語正是聖孝要領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舜之君也他日熹又奏疏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已用力勗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如仁宗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幾於天下之事各當其理矣○乙丑右司員外郎林季友為金国報謝使左領軍衛將軍郭正已副之○戊辰金主遣使來平祭○辛未遣賤事官二員核實鎮江府建康池鄂江州椿管錢米○乙亥工部尚書趙彥逾為端

殿學士知建康府趙汝愚之定大計也遣彥逾達意於殿帥郭杲  
既定彥逾冀汝愚引已同升已而外除彥逾怨之遂與韓侂胄合  
力幾改除四川制置使彥逾愈恨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指為汝愚  
之黨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於是上亦有疑汝愚意矣○賜  
中書省文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趙汝愚獨袖內批  
羅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侂胄使中使王德  
謙封內批以授喜喜即奏謝遂行給事中樓鑰封還錄黃舍人鄧  
駟面奏之留喜上許除京祠已而不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中書  
舍人陳傅良再封還錄黃有旨除喜玉文閣待制與郡劉光祖再上  
疏留行不報樓鑰再封還錄黃有旨依已降指揮傅良疏中獨有朱  
熹論事頗繁迂闊之語蓋侂胄嘗言陛下千乘萬騎而熹乃欲令一  
日一食豈非迂闊故時議謂傅良因廟議不合陰肆中傷云工部侍  
郎兼侍講黃文因講問逐喜之驟上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  
逐之悞請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講孫逢吉上疏留熹又因講權  
輿之詩反覆以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時侂胄欲用優人王喜  
為閣門祗候逢吉誦言將入諫乃止蓋侂胄嘗令喜於禁中效喜容  
止為戲熹惑聖聽者故也監察御史吳儼入劄子乞留熹不報登聞  
鼓阮游仲鴻上言朱熹海內名儒首蒙收召四方傳誦以為天下大  
老師之終四十餘日復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平以為天下大老去之  
則人誰不欲去者若正人盡去陛下何以為國願亟還朱熹無使小  
人得志養成亂階時侂胄勢方盛人皆為仲鴻危之熹以十月辛卯  
入見中間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面對賜食各一在朝甫四  
十有六日

**其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奸易售也昔哲宗初年伊  
川先生入在講筵未幾群吠紛紜遂有西監之除今寧宗新政晦  
庵先生入侍經幄未幾權幸媚嫉遂有宮闈之命嗚呼此小人排  
陷道學之漸歟自是而後臺諫拌彈一則曰偽李二則曰偽黨已  
醜醜於此時矣

真被召之初奏事行宮便殿有曰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  
人才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為偏聽以啓私門則釁孽之萌不得作矣  
今日之計莫大於此又再三面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請對  
白發侂胄之奸適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為計真累白汝愚當以

朱書 以論 奏 澤 東 書

厚賞酬其勞勿使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忍  
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之虞仲鴻汝愚答也力諫不聽而所倚為  
腹心謀事者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冑謀泄  
以內批斥去真不勝憤遂因講畢奏疏極言四事其一略曰聞有旨  
修葺舊日東宮為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  
以為便安之計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  
不惟與此大役以辨謹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流離貼於  
死亡之際忽見朝廷大興土木修造宮室但以適己自奉為事而無  
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  
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  
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晨昏之養尤不可缺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  
太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六軍萬民之心必有扼腕  
而不平者矣此臣之所大懼也其二略曰壽康定省之禮近日一再  
過宮亦未得見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徒備  
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  
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

宋史卷八十一

卷八

禪之說若但一向如此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  
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三略曰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今陛下即位  
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  
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  
弊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切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  
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  
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論之尚賴壽  
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  
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  
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  
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四略曰殯宮之卜偏信臺史之言而不復廣  
徇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為壽皇躡魄安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  
遠之圖夫以壽皇之豐功偉烈首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  
也豈不大咈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類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  
之所大懼也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万端至於孤危  
之蹤不敢自保切恐自今以往不獲久侍清間之燕矣疏入侂冑大

嘉熙五年

年以 彭龜 攻鹿 龜 彭龜 年以 彭龜 攻鹿 龜

陰與其黨謀去其為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所謂首者蓋指熹也

時亦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亦頗見嚴憚於是仇胄之計遂

乃真講筵留身再乞施行前疏退則內批徑下矣未幾除知江陵

府湖北安撫熹辭不拜乃除提舉南京鴻慶宮○詔兩省瑩諫侍從

各舉示室有文學器識者二人○壬午詔曰親君子遠小人慶曆元

祐之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罰薄稅斂慶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也朕

幸業承祖武而敢一日志此乎撥取美號於以紀元其以明年為慶

元元年○十一月甲午安南國王李龍翰加濟美功臣○丙午車駕

自重華宮還大內○庚戌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辛亥兩木冰○

戊申詔均內外任時趙汝愚當國言者以為今賢士大夫往往不樂

為外官蓋外任太輕雖欲有所施設而不得騁故也今日之勢莫若

稍重外重外之術必使帥漕總領可以馴致於從官而後可久任可

久任而後可以責事功詔可未幾汝愚去位亦不克行○詔曰三年

喪古有彝制朕勉承為後寅紹邦圖仰孝宗之家法具存宜眇躬

禮官條具典禮以聞初高宗之喪孝宗為三年服及孝宗之喪有

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蓋循紹興以前之舊朱熹之在

講筵也不以為然奏言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

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

律豫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為之制勿使肆為華靡

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也初熹上議時門人有疑

者熹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為祖後者條見其所引

鄭志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

侯之服皆斬之文乃知經文有所未備而待於傳注者知此因自識

於本議之後云○陞明州為慶元府○乙卯孝宗皇帝權殯於永阜

陵○十二月丁巳朔禁民間妄言宮禁事○己未淑妃張氏薨○乙

丑吏部侍郎彭龜年上疏言韓侂胄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乞黜以解

天下之疑讀劄子畢又奏只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故欲陛下

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人如此

之難上初欲兩罷之汝愚開陳欲兩留之既而內批彭龜年與郡

節度使吳玠嘗言時上無堅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之則去之必矣

光宗 紹熙五年

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冑然之○戊辰以陳康伯配享孝宗廟廷

**李綱傳**

光堯之附廟也楊廷秀獨謂張魏公有復辟功不與配

食為非宜與洪景廬爭之不能得固乞補外泊孝宗附廟議者復推陳魯公而魏公終不得預蓋但以富平淮西符離三敗之故而

不考曹彬岐溝之役其喪師憾國亦不下於富平與符離今以一

青於其大德蓋景廬兄弟皆湯恩退舊客夙有憾於辦公故以復

辟之動歸之呂元直也

○己巳陳駿罷庚午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吏部尚書

鄭僑同知樞密院事○彭龜年罷韓侂冑進一官與在京宮觀趙汝

愚請留龜年不聽○辛未劉德秀劾劉光祖罷○癸酉金主遣使來

賀登位○名孝宗廟樂曰大倫之舞甲戌附孝宗神主于太廟○丁

丑德音降臨安紹興府死罪以下囚釋杖以下民緣殯宮役者蠲其

賦○癸未金主遣使來賀明年正旦○是歲兩浙淮南江東西路水

旱蠲其賦賑之





